

K. Waliszewski 著
蕭 贛 譯

俄女皇喀德鄰二世外紀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第一份 大公爵夫人

第一書 由斯德亭 (Stetin) 至莫斯科

第一章 幼年時代.....一

第二章 至俄羅斯——結婚.....一四

第三章 喀德鄰所受之第二次教育.....五九

第二書 追求政權

第一章 小朝廷.....八五

第二章 爭帝位.....一二五

第三章 勝利.....一五三

第二份 女皇

第一書 其爲人

第一章 容貌 品格 性情……………一七五

第二章 觀念與主見……………二〇八

第二書 其爲君

第一章 治術……………一二九

第二章 對內政策……………二五〇

第三章 對外政策……………二八一

第三書 哲學家之友

第一章 文學與藝術之興味……………二八九

第二章 著作家之喀德鄰……………三一

第三章 喀德鄰與教育.....	三一九
-----------------	-----

第四書 內行 (Inner Aspect)

第一章 家庭生活.....	三二九
第二章 家族生活——大公爵保羅.....	三五—
第三章 私人生活——寵幸.....	三七二

第一書 由斯德亭(Stetin)至莫斯科

第一章 幼年時代

—

五十年前，有驚恐起於德意志之一小鎮；蓋以鐵路將由此取道，亦如他鐵路然，將毀去舊有此疆爾界之標識，穿過舊有之住宅，平夷舊有之遊觀地，斯爲代代相承，呼吸空氣之所。在不信禁忌之工程師，如是恫嚇，欲加摧毀之諸物中，附近居民，所最引爲失望者，則爲一樹，一老而可敬之菩提樹，似皆對之，表示特殊之尊重者。無論如何，鐵路必由此經過，此樹既不之砍伐，乃連根他徙而移植焉。徙植新車站之對方，本屬異數，乃並此尊敬而忽之，而枯萎以死。乃斲爲二案，一以獻諸普魯士王后伊利沙伯 (Elizabeth)，一以獻諸俄羅斯皇后亞歷山大·菲阿多羅佛納 (Alexander Feodo-

rovna) 斯德亭居民，名此樹曰凱撒林得 (Kaiserlinde)，意謂「帝后之樹」，據其傳說，則此樹昔蓋德意志公主，衆知爲安哈耳特·奏伯士特 (Anhalt-Zerbst) 之蘇菲亞 (尤熟知爲菲格卿 Fligchen) 者所植。此人曾與鎮中諸兒，常共嬉戲於市肆中，以後不知以何因緣，一變而爲俄羅斯皇后，卽世所稱大喀德鄰 (Catherine the Great) 其人者。

誠哉，喀德鄰曾過其幼年時代之一部，於此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故城。彼果生於其處乎？謂舊有荷馬 (Homer) 出生地之辯論，將重演爲對此等近代史上大人物出生地之辯論；其事不常經見。而此事對於喀德鄰之不定，卽爲其所歷生活特異點之一。斯德亭任何教區，皆不能尋得題有其名之記錄。同樣，保羅一世 (Paul I) 之妻，符騰堡 (Württemberg) 公主亦然。此則易於解釋；卽謂此兒之洗禮，乃由一不屬於此區之新教教士所舉行無疑。然有——一顯然真實之記錄發見，——指明敦堡 (Dornburg) 爲喀德鄰出生及舉行洗禮之處；多數嚴正之史家，基於此種史料，起最奇妙之臆測。敦堡乃敦堡屬安哈耳特·奏伯士特家，家庭所在地，——其家卽喀德鄰所屬之家。其母豈不約在一七二九年時，居於其處，豈不常有機緣，遇見一年約十六歲許之少年親王，與一積

不相能之父，處於附近，過其厭倦之生活乎？此少年親王，日後人皆知爲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者，即曾被德意志史家蘇根恆姆（Sugenheim）所指，謂其爲喀德鄰無名之父焉。

安哈耳特·奏伯士特親王，克禮士卿·奧古斯特（Prince Christian-August）即此未來皇后正式之父，曾有一書，似足將此臆斷之揣測，所有一切合理之處，盡行取去。其書爲一七二九年五月二日，發自斯德亭者，謂是日晨二時半，有女兒生於彼鎮。此女兒非他，即喀德鄰也。克禮士卿·奧古斯特，至少應知其子女出生之處，雖不能確定其如何出生。又殊無任何證據，證明喀德鄰之母，在此女兒未產生，不久以前，曾經迎入此城。誠哉，相反之事實或能成立。既距敦堡，且距斯德亭甚遠，遠在巴黎，奏伯士特親王，至少似曾度其一七二八年之一部。腓特烈曾因欲往而幾喪其頭，固知其未嘗往也。然德意志諸史家，所有之懸擬，究屬無窮。雖無腓特烈，而當一七二八年，巴黎俄羅斯大使館，則有一少年，爲一著名家庭之私生子者在焉，其人定必與奏伯士特之王妃來往。吾人請留意，緊隨他一故事，一家世不明之故事；此少年名曰百資奇（Betzky），後亦變爲重要人物。克享高年，卒於聖彼得堡。世皆謂喀德鄰曾傾其愛敬於此老人，當其往晤也，則俯身交椅，而嘴親其手焉。此爲馬

孫 (Masson) 撰記，德文翻譯者，儘有之證據，吾人殊難與之異其信念。若然，則對於十八世紀歷史上著名人物之產生，吾人可逞其同樣之臆測也。

是故喀德鄰，卽日後稱爲大喀德鄰者，其出生也，依各種情形而論，必在斯德亭；其自然與法律上之父母，如吾人所知，則爲敦堡·奏伯士特之親王克禮士卿·奧古斯特及其法定之妻，何耳斯登 (Holstein) 之公主堅妮·伊利沙伯 (Joane-Elizabeth)。吾人將見此身世不明之女兒，其一舉一動，將日復一日，或時時刻刻，爲人所蹤跡。此則爲其對於命運之報復。

然一七二九年，此奏伯士特小公主之出生，有何意義乎？此如是名稱之親王世家，爾時爲德意志之所攀附者，乃安哈耳特八支脈之一。直至此易取不虞之譽時，無一支脈，曾著有任何殊異，不久，全世系歸於泯滅，名遂不彰。苟無一七二九年以前之歷史，則一七九三年安哈耳特·奏伯士特家，將不顯於世。

喀德鄰之父母，不居於敦堡。其父有他務，實欲於世有所作爲。生於一六九〇年，曾入普魯士軍中，當與法蘭西及瑞士交戰時，曾於荷蘭、意大利、波美拉尼亞，親臨戰事。年三十一，爲陸軍少將。三十七，娶何耳斯登·葛託普（Holstein-Gottorp）公主，堅妮·伊利沙伯，乃親王卡爾·奧古斯特（Karl-August）之妹。親王卡爾·奧古斯特，爾時但未坐於伊利沙伯之旁而登俄羅斯帝位耳。克禮士卿·奧古斯特，授爲安哈耳特·泰伯士特步兵團指揮官，自必親領其衆，度其駐防生活於斯德亭。

克禮士卿·奧古斯特，克盡夫父之職，足爲模範。本愛重其子女，然當喀德鄰之生也，冀舉一男，未獲所願，深置不滿，遂使喀德鄰幼年時代，早歲之生活，因而黯淡。當人叩以此時代之生活——卽當慰勸詰問之時——則親證其事者，其印像早已衰落。喀德鄰本人，無意於憶念，嘗隱約其辭以答之，此固非其常態。嘗致書於追問迫切之人格林姆（Grimm），有曰，「我不見其中有何意味。」又其所記憶者，亦不正確。曰，「我生於格勒芬恆姆（Greifenhem）家，在馬利亨克爾（Marienkirchenhof）之上。」斯德亭今無如是名稱之家，昔亦未曾有也。此步兵第八團指揮官，居於端姆

士特拉士(Dom Strasse)七九一號，斯德亭商務會長方·亞士乞黎奔(Von Aschexleben)家。此街所在地，名曰格勒芬赫堅(Greifenhagen)。其房主及號數，皆已變更；今爲杜威資邦(State Dowitz)參議員所有，其號數則爲一。白牆壁上，見一黑斑，斯爲大皇后居住所留惟一之痕跡；卽一七二九年五月二日，喀德鄰搖牀之前，火爐煤煙所薰。搖牀今去之韋瑪爾(Weimar)矣。

以致敬其三從母故，喀德鄰乃於蘇菲亞奧古斯達腓特烈里加(Sophia Augusta Friederika)之名義下而行洗禮，而世則皆知爲菲格卿或菲器卿(Fiechen)，隨其母呼之字音而變，——要爲蘇菲亞之小名焉。生後不久，父母卽遷於斯德亭堡邸內，佔居其左翼屋，與教堂相鄰。菲格卿有室三，就中其一爲寢室者，則密邇鐘樓。惟熟習焉，故能養之以善聽；大廟洪鐘，鏗鏘盈耳，不覺煩聒，——如斯布置，良由偶然。長育其間，生事殊淡。斯德亭市肆，常見其與鄰兒共戲，固無一人想及以陛下稱之。當諸兒母，來此堡邸，菲格卿則先行引導，嘴親衣緣，狀甚恭順。斯由母命使然；母聰惠人，知此甚悉，——視非尋常，亦其所也。

菲格卿除有一例爲法蘭西人之女師外，尙有多數師保教育之。爾時在德意志要人家家庭中，充

師保之職者，多屬法蘭西人，此爲蘭特勅令（Edict of Nantes）取消後，間接之一結果。彼等所教授者，爲法蘭西語言文字，法蘭西禮俗及戀愛等事。不啻將彼等所知之一切以教人，然除此等外，實無所知。如是，菲格卿乃有卡爾德（Cardel）小姐。復有一法蘭西牧師伯爾羅（Beraud）及一書法教師名羅爾倫（Laurent）者，亦爲法蘭西人。於中又有本地教師，足成其數。如某瓦格勒爾（Wagner）者，則數菲格卿以其祖國之語文。至於音樂，則別一德意志人教之，其名曰羅禮格（Roellig）。日後興之所至，喀德鄰亦嘗念及此幼時初學之諸師，半出恩意，半由狡猾之童心。惟對於卡爾德小姐，則另眼相看，「其人幾於無所不知，類皆不學而能，斯甚肖其生徒。」嘗語之以其性情拙陋之處，且嘗告之以斂其頤。喀德鄰謂吾人曰，「彼認此爲極敏銳，且言無論何人，與吾接觸時，吾忍而爲此，則常獲勝利。」良善之卡爾德小姐，殆未嘗想及其生徒命運之所遭際。然已足啓迪其心，而整練其頤。教之讀納辛（Racine）葛爾來伊（Cornelle）及摩利厄爾（Molière）。與之爭論瓦格勒爾，論其有條頓人之銜長波美拉尼亞人之稚魯布魯環經（Prufungen）之寡趣；此則喀德鄰常憶及之而不快於心者。固嘗以其本人之性格傳之生徒，其性格可謂爲巴黎人所有之性格——卽迅速、活

潑、敏捷。又——須承認——在各種情形之下；此或大有造於其生徒，即從其母而得解脫；不但免於唯否依違之間，橫遭撻楚，——斯蓋毫無理由，由於不良之習性使然；——且更能免於其他性格；如吾人後此所知，爲克禮士卿·奧古斯特之妻所獨有者；其性格，即由奸巧、欺詐、卑下之本能，及褊小之野心而成，於中德意志諸小王子，多代之心靈，皆反映以出也。要之，其生徒初抵聖彼得堡時，所贈予之裘類衣物，卡爾德小姐可受之無愧。

如是安排，所受教育，其重要部分，由非格卿間嘗伴其父母出遊，而得補充。對於一味尋樂之少婦，及歷遍半歐洲之軍事指揮官，留居斯德亭，殊少興趣，故常願有機緣，易其環培，而對於廣被之大家庭，此種機緣，亦非無之。奏伯士特、漢堡、布蘭士威克（Brunswick）、郵亭（Eutin），在在處處，皆有親故，在在處處，例能供給，雖不豐奢，要出誠悃。蓋在郵亭，一七三九年，公主蘇菲亞，始第一次與其人相晤，其人即日後蘇菲亞受其帝位而篡奪之者。何耳斯登之彼得烏爾里克（Peter Ulrich），乃蘇菲亞母從父兄弟之子，爾時年十一歲。蘇菲亞本人，則年十歲。當第一次彼此晤面時，固未之注意，亦未留有佳印象，——至少日後自撰記念錄，其所宣稱者爲然。此兒，自彼觀之，似身體病弱。人謂其

性情不佳，似不足信，惟業有酒癖耳。別一旅行，留有較深刻之少年印像。一七四二或一七四三年，在布蘭十威克一寡居之公爵夫人，即養育其母者之邸中，有一教堂牧師，精相手紋，自謂其手中見有皇冕，數不下三，而於美麗之畢芬公主（*Princess of Beven*）手中，則不見有一，雖正於爾時，人皆冀其大婚成就。夫欲自其夫以獲王冠，——斯皆德意志諸公主酣夢中之所同具者也。

菲格卿於柏林，得見腓特烈，除尋常所有外，未見重視，或彼未甚注意腓特烈對之作若何感想。腓特烈乃一身世行將炫赫之大王；彼則不過一小女子，自各種情形而論，終將受命運之支配，作小朝廷之裝飾品，淹沒於帝國深浪中耳。

凡此，但爲爾時德意志諸公主，普通生活及教育之一般。日後喀德鄰或由賣弄風情，曾試將此種不充分之教育，彌縫其缺。其言曰，「有何意義乎？我生不過欲嫁一鄰近之小王子，所受教育，亦不過以是爲需要。卡爾德小姐及余，始願皆不及此也！」奏伯士特王妃之嬪御，方普齡（*Von Prinzen*）男爵夫人，毫不躊躇而作是言，謂由彼之詳細觀察，此未來皇后之學問與進步，未見有任何殊衆或異能之處。彼但望其作「一尋常之婦人。」卡爾德小姐，監視其生徒之行爲，自各方面觀之，

亦殊未曾想及，（如熱情之狄德羅 Diderot 所云，）將成爲「時代放光之燭」也。

三

然在此平凡之生活中，亦業有使蘇菲亞憶念其未來命運之事。彼但爲一德意志之小公主，生長於德意志之小鎮中，其地荒涼沙磧，平望無際。而裔焉大國，爲其權力射影像之所投及。不久以前，此省區各鎮，一律呈現驚異之色，覺有一新興強權，闖入歐羅巴，威震鄰國，引起無限之惶恐，與對之期望。雖然斯德亭，對於反白俄羅斯皇帝，將其軍隊包圍，一切經過詳情，皆熟憶之而常新。在菲格卿之家庭中，俄羅斯，此大而神祕之俄羅斯，其無數之軍隊，不盡之財源，無限之統治權，皆予之以討論之資，或有不定之渴望，曖昧之憎惡，來至其中。何不可之有？既彼得一世之女，曾嫁與何耳斯登公爵；彼得兄弟行，伊檀（Ivan）之孫女，曾嫁與布蘭士威克公爵；早有婚姻之締結，則此親屬連合，互相汲引之網，已成立於北方大君主國及其鄰境，荒瘠磽确，德意志國之廣大宗族間。凡此皆所以使菲格卿家，與俄羅斯發生特殊之往來。當一七三九年，菲格卿與其中表彼得烏爾里克，相遇於郵亭

也，乃知彼得之母爲俄羅斯之沙勒佛納（*Czarvna*），即大彼得之女；復知大彼得尙有他女名伊利沙伯者，亦於菲格卿之母爲如是近屬之姑嫂行。

適於無意中，有消息傳來，謂此公主伊利沙伯，即何耳斯登親王，卡爾奧古斯特多愁之未婚妻，將登俄羅斯帝位。一七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由北方朝廷歷史上常見之事，即以非常手段而博稱譽，伊利沙伯將布蘭士威克小伊桓之統治權廢止，并其母后之攝政權撤去。此事如何，定必響入喀德鄰及其家屬之耳鼓中，可想而知，實命不猶不得已，必與其所選擇之夫婿異地而居，此新女后，如吾人所知，固非忽然無情，而常置思，不獨於此少年親王已也，而於其舉家猶然。繼乃索此親王現存兄弟之畫像，對其姊妹，亦不能忘。菲格卿母，乃心回憶牧師善相手紋者之預言。自不能不即函其從姪，以致其慶祝，所得答復，最足興奮。又多情可愛之伊利沙伯，對此關切，亦表感謝，乃更索求他像，——即其姊妹，何耳斯登王妃，親王彼得烏爾里克之母之像。蓋欲總輯而徵求之也無疑。凡此一切，有何神祕乎？

其神祕即將揭破。親王彼得烏爾里克，即俄后安納伊桓羅佛納（*Anna Ivanovna*）常呼之

爲「小魔」者——曾一度與菲格卿相遇，而爲其中表——以其與俄羅斯皇家太爲近屬，故不遑寧處，於一七四二年一月，忽離其所常居之奇厄爾（Kiel）而不見，於數星期後，出見於聖彼得堡。伊利沙伯召之往，意欲正式立爲繼嗣。

無論如何，此爲不定之事。卽何耳斯登血統——屬於菲格卿之母者——其在俄羅斯之得勢，果足排去布蘭士威克否。何耳斯登與布蘭士威克卽大彼得之後裔與其兄伊桓之後裔，二者皆無直接之男統繼承；俄羅斯皇家歷史，自一七二五年以來，皆遭迴於此事處兩難之困境中；今何耳斯登已得勢，而此皇儲親王，尙未十分安定之幸運，乃開始垂蔭於其暗昧之德意志親屬。乃及於斯德亭。一七四二年七月，菲格卿之父，被腓特烈命，晉級爲陸軍總司令——此種異數，顯爲伊利沙伯與其從子之所願。九月，柏林俄大使館祕書，將俄女皇畫像，飾以爛燦輝煌之金剛石像架，送予奏伯士特親王，其年終，菲格卿伴其母如柏林，名畫家伯孫尼（*Bosni*）在焉，請爲其畫像。菲格卿固知此幅之必將送至聖彼得堡；彼處稱贊之者，不僅伊利沙伯一人無疑。

一年已過，殊無任何確定之消息。一七四三年年終，全家居於奏伯士特，蓋近以嫡支之絕嗣，遂

使克禮士卿與古斯特之兄弟，出而繼承其國。遂於其處，歡樂以過耶穌聖誕節。既有此新喜慶，則必有未來可慶之希望，或爲更堪羨慕之好夢無疑。新年乃如是歡樂以開始，爾時有專差自柏林乘驛而至，以驚人之消息，置諸易怒之堅妮·伊利沙伯，及其莊嚴之伉儷前。此時預言乃顯，手紋相法，亦鳴得意。此專差乃將大公爵彼得，卽前此所謂何耳斯登之彼得烏爾里克者，其家務總管布蘭默爾（Brunner）之書持交，此書蓋致王妃堅妮·伊利沙伯者，卽請偕其女，至俄羅斯皇家。